

嚴恩紋編

總理廣州蒙難

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行

總 理 廣 州 蒙 難

嚴 恩 紋 編

中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宣 傳 部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六 月

總 理 廣 州 蒙 難

每冊實價國幣一元七角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 權 所 有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六 月 初 版

編 者 嚴 恩 紋

印 行 者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

行 委 員 會 宣 傳 部

總 經 售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

總 社：

重慶江北任家
花園十一號

總理廣州蒙難

(一) 叛徒陳炯明

陳炯明本是本黨的黨員，光復以前，追隨總理參加推倒清廷的革命大業，民國成立後，袁世凱叛國，二年、本黨與討袁之師，他曾隨胡漢民響應江西獨立，預備出兵援贛，五年、袁氏稱帝，又受總理命令，與朱執信入廣東，運動起兵討袁，七年、成立粵軍，又命他爲援閩粵軍司令，九年、驅逐假議法的桂系軍閥，又曾受命率師由閩回粵，聲討陸（榮廷）岑，（春煊）他在那年十一月一日，領粵軍聯軍入廣州，被衆推爲省長，廢除督軍制，以粵軍總司令名義，總督廣東全省軍政。十年五月，成立護法正式政府，總理就任非常大總統，以大總統令，任命他爲陸軍兼內務總長，那時徐世昌陸榮廷彼此勾結，陸榮廷出兵攻粵，總理命他率兵駐肇慶，克服廣西後，又任命他爲廣

西善後督辦。由這一串歷史的事實，可見陳炯明和本黨的關係，也可見總理對陳是如
何的信用。

兩廣大定後，總理以爲護法政府不可偏安南服，應當乘機北伐，貫徹護法初衷，便提出北伐案於國會，經國會非常會議通過後，和陳炯明等等商北伐大計，囑他先回廣州担任北伐軍後方接濟，自己便率師親征；不料陳炯明追隨了總理十年，在這次從廣西凱旋回來，忽然大變初衷，陰萌叛志，勾結吳佩孚，專意廣東自主，企圖堅固地盤，對北伐的大計，故意阻撓，那時總理爲了救國事急，勉強忍着和他商量，對他說：如果北伐戰勝，我當然不回兩廣，如果敗了，我也沒有臉回到兩廣來，兩廣地方，總是由你主持的；但希望莫阻止我的北伐，並望切實地接濟糧餉和器械。經過總理這樣剴切的誘導，他口頭雖然應諾了，但心裏却另有所謀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總理軍次桂林，組織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，定十一年春取道湖南，大舉北伐，後方的餉械接濟，由粵軍參謀鄧鏗負責。

陳炯明以北伐軍取道湖南，便暗地裏和湖南省長趙恆惕密電反對，總理爲避免誤會起見，和湖南駐軍羅光閣、謝國光等人商妥，此次北伐軍在二三月間，洗鋒隊便已陸續出發到湘南和全州一帶，每天盼望着後方接濟餉械，總不見來，軍隊逗留在湘桂的邊境上，不能前進。三月二十一日，都經以商量接濟軍需，由香港回到廣州，在大沙頭突被炯明部下戕害，噩耗傳來，大家萬分痛恨。二十六日便在桂林大本營召集會議，以炯明居心叵測，又因湘桂交通不便，便決議變更計劃，改道北伐。十一年四月，總理回師廣東，移大本營於韶關，詢江西進發。

陳炯明見北伐軍敗道，懷疑是來消滅他的勢力的，所以當次軍倒達肇慶時，便向總理，提出辭職，回到惠州。總理見他這樣，便免了他的總司令省長和內務總長的職務，爲了體念他從前的勳勞，還留了陸軍總長的職務給他，以伍廷芳繼省長任。五月二日，爲便利北伐計，希望他能在殊恩中悔悟過來，又任他辦理兩廣軍務，誰知炯明爲了虛心內疚，不敢就職，海天祇期等待着糟塌的任命，一心想當兩廣巡閱使，並下令親信的

部下葉舉等，將駐紮在廣西的粵軍，都撤回廣州，謀應吳佩孚之約。那時陳光遠充江西督軍，方本仁充贛南鎮守使，替他們——吳、陳，傳遞消息，加以當時一般倡言聯省自治的政客，把「南北兩秀才，攜手定國是」的口號鼓勵他和吳佩孚，使得他聯合北方的野心，日趨穩定，反對北伐的叛志，也就日趨堅決。

北伐各軍齊集韶關，于五月六日由總理親臨督師，十三日下令攻贛，軍行所至，贛軍望風先靡，聲勢大振，萬安、吉安、泰和等處，先後克服，南昌九江各團體，公推代表溯江而上，歡迎義師，江西全境，竟有不戰而定，指日可下之勢。

當北伐軍深入江西的時候，北方奉直之戰，已決勝負，吳佩孚以總理主張護法，便在六月二日，逼走非法議會選出的徐世昌，十一日、擁黎元洪復任，自號「法統重光」，欲藉以消滅護法的口實，廣東方面的議員林森等三百六十人，以黎元洪前曾違法解散國會，已失掉了復位的資格，通電表示不承認，黎受職後，先後派人迎接總理北上，總理以封建勢力，並未剷除，革命仍然沒有成功，拒絕了他的請求，便於六月六

日發表宣言，主張合法的國會，應當自由集會，行使職權，懲治禍首，實施兵工計劃，發展實業，改善民生計，實行全民政治，不容軍閥假託割據……等數端，吳佩孚見總理這篇宣言，振振有辭，知道自己的詭詐方法，是不能動搖總理的，眼看着江西方面北伐軍在節節勝利，非常情急，便極力唆使陳炯明在廣東搗亂，以攪擾北伐軍的後方，遂有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的叛變。

(二) 廣州蒙難的經過

陳炯明令葉舉回廣州後，以五十營之衆，駐紮白雲山，態度更顯跋扈，讀了總理的宣言，公然敢于反對，嗾使他手下衆養的一班政客，大唱：「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」的口號，謂：「徐世昌已經下野，舊國會已恢復了，護法任務，便已完畢，南方的總統，也應下野」，等荒謬的言論。

那時 總裁本隨 總理任大本營參謀之職，早就看出陳炯明是一個假革命而沒有誠意的軍人，他曾對 總理說過：「先生對於競存，（炯明字）祇可望他宗旨相同，不越範圍，若希望他見危授命，違黨懷敵，那他似乎不是這個人，還望先生留心誘導他。」總理雖明明知道炯明已懷異志，但總想感化他：六月一日，由韶關回省，祇以隻身入廣州城，不帶一兵一卒，以示坦白；並幾次通電到惠州，召他來省面談；又不斷派人去開導他和在白雲山的葉舉，祇想他們能覺悟自新。誰知炯明叛志非常堅決，竟不肯來

省；又嫉使葉舉等假稱索餉，給了他們以後，又嫉使士兵，拿了鈔票到商店，鬧着兌現，攪擾得廣州全市，人心惶惶，日夜不安，他又作反宣傳向士兵報告：「北伐軍打了敗仗，若是我們不快圖自救，必將混在一道，和他們同歸于盡。」因此密電葉舉、洪兆麟、楊坤如等省方將領，指授他們圍攻總統府，佔領行政機關，然後派兵進駐韶關等計謀，並懸賞二十萬元，保護總理，計事成後，大放假三天。（按大放假即粵軍搶劫的暗號）

六月十五日，陳炯明從廖仲凱去惠州，廖仲凱到了那兒，便被他扣留下來。夜晚十一時，有人密報總統府說：「陳軍有反軌的行動，務請總統離府。」那時總理聽了這話，還以為是謠言，不肯相信，慨然道：「炯明如果稍有反性，當不致于幹出這事；即使他本人果有不軌的心，而他的部下，都和我久共患難，素有感情，並且不少明理的人，也未必肯助紂為虐，受他的欺弄。」十二時，參軍林樹勳，秘書林直勉，前後入府報告，都說：「消息險惡，務請總統離府，暫避兇鋒。」總理道：「陳炯明如果敢

于明目張膽的作亂謀叛，以兵加我，那他的罪就等于逆倫反常，叛徒賊子，人人可得而誅之，何況我親當其鋒，豈可不重職守，臨時退縮，屈服于暴力之下，貽笑中外，汗辱國民，輕棄人民付託的重任？我定要留在此地，親除暴亂，以正國法，生死成敗，在所不計！」林等見總理如此說，知道他的意志堅決，不敢強勸，便辭了出去。總理見他們退去，便坦然就寢，睡下以後，又疊接各處報告，都說「粵軍必亂，務請總統從速離府。」總理聽了，依然不理。

六月十六日早晨二時，有一位從粵軍營裏潛行出來的軍官名賴達的，踏着夜露趕來總統府，飛報：「粵軍各營，已準備停當，馬上便要出發，請總統從速離府。」這樣緊急的時候，總理還是表示必盡職守，至死不離，幕僚紛紛進勸，力請暫避兇鋒，大家正爭論間，突然聽得，四方號聲亂起，漸走漸近，總理一聞此聲，便令衛隊準備迎戰，一方面自己也整裝，預備督戰。林樹巍等，再三苦勸，請他離府，總理很堅決的說：「競存果真叛我，我自應戡亂平逆，以盡責任，豈可輕離公府？萬一力不從心，惟

有一死，以謝國民！」那時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，公府事發，見總理意欲出府，知道不是用言語可以勸動的，便大家一擁上前，強挽着總理出府。那時已是午夜三時子，叛軍步哨，密密地布着，交通斷絕，行動已不能自由，林直勉等，被叛軍步哨，連接的盤查了幾次，幸得通過，剛走到財政廳前，一遇叛軍大隊，從東面來，各人都被衝散，總理參雜在叛軍中，從容不迫，履險如夷的向前邁步着，叛軍以爲他是同事，所以不會查問，一直跟着他們走到永漢街馬路口，總理便乘隙步出，走到長堤，這纔脫險，登海珠軍艦的海軍總司令部，和總司令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軍艦。爲了陸地都被叛軍佔據，便率領各艦，集中黃埔，宣佈討逆，勗勉海軍將士，戡亂平難。

十六日早，天還沒有透曉，粵軍第二師洪兆麟所部湘軍，受了陳炯明的命令，撲攻總統府，一時衝鋒呐喊，如臨大敵。府中的衛士，僅五十名，在府旁觀音山粵秀樓附近防禦，和逆軍鏖戰。逆軍高聲呐喊着，衝鋒數十次，都被衛士用手提機關槍擊退，死傷的人，非常的多，屍骸狼藉，約有三百多具，同時總統府裏的警衛團幾十人，也和洪部

抗門，相持到正午十二時，叛軍旅長李應復，以衝鋒無效，便用速射砲注射總統府，衛軍依然奮勇抗拒，不肯稍退，叛軍便再調集軍部一千幾百人來援，也不得逞，盛怒之下，竟用煤油燒燬總統所住的粵秀樓，希望總理葬身於烈火的沖間，又在各棧橋和四周的民房，滿伏着伏兵，以備總統出走時的攔路狙擊，佈置周密，真好比張下了天羅地網，絕對沒有料到總理在半夜裏，早已便裝出府。

午後二時，衛士彈盡糧絕，不得已被逆軍繳械，逆軍入府，大索總理，竟找不着，大家不禁疑有神助，因事先他們戒備的非常嚴密，萬萬想不到總理竟能逃出羅網。

計那一次的叛變的損失：總統府被燬；職員被殺；廣州市場，焚掠一空，據說從明末以來，從沒有這樣的浩劫；總理畢生的著述，如三民主義等稿，以及重要藏書，都付之一炬，這是總理個人的損失！也是全中華民國的損失！那時孫科正任廣東治河督辦，兼廣州市長，也幾橫遭不測，陳逆用心的狠毒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十七日早，總理在永豐艦上，外交總長伍廷芳，衛戍司令魏邦平，都來叩謁，商

議權討事宜，總理令魏司令所部，集中大沙頭，策應海軍，進攻陸上叛軍，責成恢復廣州防地；伍廷芳便通告駐粵各國領事，嚴守中立；因聞孫科已經脫險，便派他在香港和同志們策劃討賊，並籌餉接濟海軍各艦；派遣定後，便率永豐、永翔、楚豫、豫章、同安、廣玉、寶璧各艦出動，由黃埔，經車歪礮台，駛到白鵝潭，向大沙頭、白雲山、沙河、觀音山、五層樓等處的叛軍，開礮轟擊，叛軍聞聲膽落，紛紛逃避，各艦便沿長堤向東前進，繼續轟擊，叛軍被擊斃的有幾百人，本來便可乘機登陸的，不料魏邦平部旅長陳章甫，受叛軍運動，故意存心觀望，其餘隊伍，因此不能如期發動，致令時機坐失，礮聲停止後，叛軍竟得散而復聚，遂致亂不能平——各艦經中流砥柱礮台，回到黃埔。

十八日，伍廷芳得陳逆電：『請大總統下野。』伍氏見了這一紙無禮的電文，氣的不覺昏曠，二十三日，遂因憤恨成疾逝世，元老凋謝，真是國家的大損失！

十九日，總理致書前敵參謀總長李烈鈞、軍長許崇智、黃大偉等，令各軍迅速回

廣東平亂，以圖海陸夾攻，務殲叛逆，以正國法。二十三日，叛軍攻陷韶關。二十五日，胡漢民由韶關到贛州，開會商議回師靖難事。二十六日，出發，七月二日，到達廣東。

七月一日，有人持陳炯明信登永豐艦求見，信上有：『十年患難相從，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，不圖兵柄，現已解除，而事變之來，仍集一身，處境至此，亦云苦矣！現惟懇請開示一途，俾得遵行。』等語。同日魏邦平來見，請示可否准他居中調解，總理對他說：『我將以文天祥自期，希望你能做陸秀夫。宋代亡時，有文陸等人；明代亡時，有史可法等人；民國亡時，如果沒有文天祥，其何以對已往爲民國死難的無數同志！其何以示範於未來的國民？以自汗這十一年來莊嚴燦爛的歷史？以自負這三十年來效死民國的初心！』

八日，接許崇智從南雄二日發來的信，知北伐軍已集中南雄。午後三時，聽了陳逆使海軍的投降將校吳禮和、劉大同、何子奇等勾結溫樹德，重賄收買海圻、海琛、肇和

三艦降逃，當晚一定離開黃埔的消息。總理便下令各艦，移駐長洲要塞後方的新造村一帶，以免北岸逆軍的魚珠礮台射擊。

九日下午，魚珠礮台的叛軍鍾萬棠部，渡河襲擊，長洲礮台司令馬伯麟應戰，居高臨下，以逸待勞，叛軍傷亡枕藉；不意海軍陸戰隊孫祥夫部，猝然倒戈，引叛軍登岸，天然要塞，頃刻之間失掉，總理便命集中新造村西，免被叛軍封鎖。十日上午十二時，總理命永豐、楚豫等艦試射車歪礮台叛軍陣地，叛軍發礮還擊，當時各艦以叛軍佈置周密，徬徨無措，進退不決；總理以民國存亡，在這一舉，謂：「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。」便在九時半下令，先以坐艦表率前進，然後再命各艦鼓勇直前，通過礮台附近，叛軍野礮密佈兩岸陣地，各艦通過，都受微傷，總理坐艦，連中六彈，死傷的人，更比較多，不能久持，所以直開入省河白鵝潭，以圖再舉。那天海軍總長湯廷光獻和平辦法，來信請求停戰，總理覆信說：「專制時代，君主尙能死社稷，今日共和國，總統死民國，分所應爾。如叛徒果有悔禍之心，則和平解決，我亦所願也。」十一

日接湯國信，謂：「議和條件，雙方以敵體相視，且以明日十二時爲限。」各士兵聽了，非常憤慨，總理便命祕書起草，拒絕調停。十九日上午，永豐艦附近發現叛軍安置的水雷，接連的爆發了好幾次，幸都力量微弱，得不命中。因有時水雷爆發力及於附近停泊的美艦，各國領事，向陳提出抗議，叛軍纔停止運用水雷。

那時 總裁在奉化故鄉聽了 總理蒙難的消息，萬分焦急，趕忙從上海連夜趕到廣東，二十一日到達。在白鵝潭孤舟上謁見 總理，總理在危難中，見了他的繼承人從遠方趕來，得了無上的安慰，聲勢爲之一壯！對往訪他的外國記者說：「蔣君一人來到這兒，我真不啻增加兩萬援兵。」

二十二日傍晚，在芳村附近捕獲叛軍徐直，供稱：「是僑江防司令周天祿派來偵察海軍形勢令他設放魚雷的，前已買到魚雷五個，以重金請到某國海軍軍官，包辦設放。」又說：「叛軍圖襲海軍之計，水上用小輪船數十艘，襲取各艦，陸上在河南芳村兩岸，用礮射擊，以爲助攻。」這可見陳炯明謀害 總理的心，是如何的周密和狠毒！